

風、膽、痰說的影響

佛陀背疾

相應部 (7.13) 《天益經》 (devahita-sutta) :

爾時，世尊患有風病 (vātehābādhiko) ，尊者優波瓦那 (upavāṇo) 為世尊的侍者 (upaṭṭhāka) 。

upaṭṭhāka : m. [upaṭṭhā-ka, BSk. upasthāka] 奉獻者，伺候者，隨侍，看護者。

Vātehābādhito : [vāta風+ehi來+ābādhito已病【過分】] 風病，感冒？

雜1181經：

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至浮梨聚落，住天作婆羅門菴羅園中，尊者優波摩為侍者。(略)尊者優波摩說偈答言：「羅漢世善逝，所患背風疾，頗有安樂水，療牟尼疾不？」時，天作婆羅門以滿鉢酥、一瓶油、一瓶石蜜，使人擔持，并持暖水，隨尊者優波摩詣世尊所，以塗其體，暖水洗之，酥、蜜作飲，世尊背疾即得安隱。

六退原因

雜1091經：

一時，佛住王舍城毘婆羅山七葉樹林石室中。

時，有尊者瞿低迦住王舍城仙人山側黑石室中，獨一思惟，不放逸行，修自饒益，時受意解脫身作證，數數退轉，一、二、三、四、五、六反退，還復得時受意解脫身作證，尋復退轉。

別雜30經：

一時，佛在王舍城毘婆波世山七葉窟中。

爾時，有一比丘，名曰求惠(慎)，獨住仙山黑石窟中，處於閑靜，勤行精進，以不放逸，斷於我見，得時解脫自身作證，復還退失，第二第三，乃至第六，亦還退失。

相應部 (4.23) 《瞿底卡經》 (godhika-sutta) :

時，當尊者瞿底卡住於不放逸、熱心、自我努力時，達到暫時的心解脫，但，尊者瞿底卡又從那暫時的心解脫退失。

Samyutta Nikāya, sagāthāvagga-atthakathā, 4. mārasamyuttaṃ, 3. tatiyavaggo, 3. godhikasuttavaṇṇanā 《瞿底卡經注》

sāmayikaṃ cetovimuttinti appitappitakkhaṇe paccanīka-dhammehi vimuccati, ārammaṇe ca adhimuccatīti lokiyasamāpatti sāmayikā cetovimutti nāma.

「時解脫」：在已進入/固定的剎那中解脫障礙法，以及把心朝向於所緣的世間等至，名「時解脫」。

appitappitakkhaṇa : [appita+appita+khaṇa]

appita : [pp · of appeti] 已集中，於到、固定在

parihāyīti kasmā yāva chaṭṭhaṃ parihāyi? sābādhattā. therassa kira vāta-pitta-semha-vasena anusāyiko ābādhō atthi, tena samādhissa sappāye upakāraka-dhamme pūretuṃ na sakkoti, appitappitāya samāpattiyā parihāyati.

「退失」：為什麼六次退失？上座傳言：因有潛在/慢性的風、膽、痰病，由於那〔病〕使三摩地的有益資助之法不能充滿，即從已進入/固定的三摩鉢地（等至、入定）中退失。

《解脫道論》卷2：

何故貪癡人修行頭陀？瞋人受苦更成其惡，如痰（膽？）病者若服熱湯轉增其疾，是故瞋人不當修行。

(CBETA, T32, no. 1648, p. 406c4-6)

《解脫道論》卷3：

欲行人作意淨想非其所行，如**痰病人**多食肥腴，非其所宜。

(CBETA, T32, no. 1648, p. 412a14-16)

《俱舍論記》卷10：

約內身有三災患，謂風、熱、痰。水增**痰病**起，火增**熱病**起，風增**風病**起。

醫方中說：「身有三分，心已上**痰**分，心已下臍上**熱**分，臍已下**風**分。」

(CBETA, T41, no. 1821, p. 184c1-5)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331：

復次，善現！有菩薩摩訶薩具修六種波羅蜜多，見諸有情具身、心病。

身病有四：一者、**風病**。二者、**熱病**。三者、**痰病**。四者、**風等種種雜病**。

心病亦四：一者、貪病。二者、瞋病。三者、癡病。四者、慢等諸煩惱病。

(CBETA, T06, no. 220, p. 695c14-18)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381：

【三十二相之一】世尊常得味中上味，喉脈直故能引身中諸支節脈所有上味，風、熱、痰病不能為雜，由彼不雜脈離沈浮、延縮、壞損、擁曲等過，能正吞咽津液通流故，身心適悅常得上味，是二十五。(CBETA, T06, no. 220, p. 967c22-26)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511：

復次，善現！譬如有人年百二十，老耄衰朽又加眾病，所謂風病、熱病、痰病或三雜病。於意云何？是老病人頗從床座能自起不？(CBETA, T07, no.

220, p. 611a20-24)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548：

復次，善現！譬如有人年百二十，老耄衰朽復加眾病，所謂風病、熱病、痰病或三雜病。於意云何？是老病人頗從床座自能起不？(CBETA, T07, no. 220, p. 820b20-23)

《釋量論略解》卷4：

若謂貪等三毒非從前念同類所生，是從三病如次而生。謂從痰生貪，從膽生瞋，從風生痴。

(CBETA, B09, no. 43, p. 553a7-8)

《密宗道次第廣論》卷10：

又分夜分為四，前三分中夢無定，故取第四分。如《曼殊根本大教王經》云：「初夜分諸夢，當知從痰生，次從膽病生，世人所輕忽。第三由風起，第四乃真實。」遮凶夢之方便甚為繁廣。

(CBETA, B10, no. 68, p. 859a13-15)

古印度傳統醫學上著名的風、膽、痰三因/三要素說，主張三者平衡為健康之基，顯然佛陀的回應沿用了當時最具代表性的醫學常識，並指出「三受」有多種的導因，反對一切都是過去世的業為因。

印度的風、膽、痰三要素，據知後來也影響形成西藏醫學著名的三因學說：隆、赤巴和培根。

<https://www.zhzyw.com/mzyy/zy/1589166135LB4AHHDD36B7.html>

印度古典医学的主流体系是阿输吠陀医学，也译为阿育吠陀或生命吠陀，其起源于可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阿输吠陀》分内科学、外科学、儿科学、毒理学、回春术、催欲术、邪魔病、头颈病八个章节。印度医学认为人的机体功能是由“气、胆、痰”这三个要素决定的，三者平衡即表现为健康，疾病是因为这三个要素失衡导致的。

<http://www.xys.org/...../science/dajia12/zhongyi3120.txt>

與耆那教「八業說」

耆那教在宗教伦理观上，提出“漏入”和“系缚”的理论，他们认为一切有生命的物类其本性是清静、圆满的，但是非生命体的物质却常常形成一种障碍，掩盖着灵魂原有的光辉，使灵魂受着束缚。这种障碍称为业。他们认为业是一种特殊的、细微不可见的物质，这种物质流入灵魂并附着于灵魂即为“漏入”。

业有八类：

1. 智业遮盖灵魂的智慧；
2. 见业遮盖正确的直觉；
3. 受业遮盖灵魂的幸福,滋生苦乐；
4. 痴业遮盖正信，产生情欲；
5. 寿业决定生命的长短；
6. 名业决定身体的特质；
7. 种业决定种姓、国籍；
8. 遮业决定性力。

这八种业是前生所定的（宿作因），它们“系缚”在灵魂上，要想解脱就得制御。 [2]

他们认为制御的方法是持五戒，修三宝，实行苦行。五戒是不杀生、不欺狂、不偷盗、不奸淫、不蓄私财。三宝为正智（正确习解）、正信（正确信仰）、正行（正确实行）。

耆那教徒还实行各种苦行，他们认为只有苦行才能排除旧业，使新业不生，达到寂静，使灵魂呈现出原有的光辉，从而脱离轮回之苦，获得解脱。

[2] 李建欣·《世界宗教研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0%86%E9%82%A3%E6%95%99>

相應部 (36.21) 《悉瓦卡經》 與《雜阿含977經》及《別譯雜阿含212經》的異本對照

相應部 (36.21) 《悉瓦卡經》：

1. 膽等起 (pitta-samuṭṭhānāni)
2. 痰等起 (semha-samuṭṭhānāni)
3. 風等起 (vāta-samuṭṭhānāni)
4. 集合的 (sannipātikāni)
5. 時節變化所損 (utu-pariṇāma-jāni)
6. 不等姿勢所損 (visama-parihāra-jāni)
7. 突然來襲的 (opakkamikāni)
8. **業異熟所損 (kamma-vipāka-jāni)**

《雜阿含經》卷35 (977) :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 (rājagahe) 迦蘭陀 (kalanda-kanivāpe) 竹園 (veḷuvane) 。

爾時，尸婆外道出家 (moliya-sīvako paribbājako) 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有一沙門、婆羅門作如是見、如是說 (evaṃvādino evaṃdiṭṭhino) : 『若人有所知覺，彼一切本所作因，修諸苦行，令過去業盡，更不造新業，斷於因緣，於未來世無復諸漏。諸漏盡故業盡，業盡故苦盡，苦盡者究竟苦邊。』今瞿曇所說云何？」

佛告尸婆：「彼沙門、婆羅門實爾洛漠說耳 (洛漠=疏漏)，不審不數，愚癡不善不辯。所以者何？

- 1)或從風起苦，眾生覺知，
- 2)或從痰（膽？）起〔苦，眾生覺知〕，
- 3)或從啞唾（痰？）起〔苦，眾生覺知〕，
- 4)或等分起〔苦，眾生覺知〕，
- 5)或自害〔起苦，眾生覺知〕，
- 6)或他害〔起苦，眾生覺知〕，
- 7)或因節氣〔起苦，眾生覺知〕。

彼**自害者**：或拔髮、或拔鬚，或常立舉手，或蹲地，或臥灰土中，或臥棘刺上，或臥杵上、或板上，或牛屎塗地而臥其上，或臥水中，或日三洗浴，或一足而立，身隨日轉。如是眾苦精勤有行。尸婆！是名自害。

他害者：或為他手、石、刀、杖等種種害身，是名他害。

尸婆！若復**時節所害**：冬則大寒，春則大熱，夏寒暑俱（冬、春、夏三季），是名節氣所害。世間真實，非為虛妄。

尸婆！世間有此真實，為風所害...乃至節氣所害，彼眾生如實覺知。汝亦自有此患，風、痰、嘔唾...乃至節氣所害覺，如是如實覺知。

尸婆！若彼沙門、婆羅門言：「一切人所知覺者皆是本所造因。」捨世間真實事而隨自見，作虛妄說。

8) 「尸婆！有五因五緣生心法憂苦。何等為五？」謂因貪欲纏，緣貪欲纏，生心法憂苦；因瞋恚、睡眠、掉悔、疑纏，緣瞋恚、睡眠、掉悔、疑纏，生彼心法憂苦。尸婆！是名五因五緣生心法憂苦。

尸婆！**有五因五緣不生心法憂苦**。何等為五？謂因貪欲纏，緣貪欲纏，生彼心法憂苦者，離彼貪欲纏，不起心法憂苦，是名五因五緣不起心法憂苦。現法得離熾然，不待時節，通達現見，緣自覺知。尸婆！復有現法離熾然，不待時節，通達現見，緣自覺知，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說是法時，尸婆外道出家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時，尸婆外道出家見法、得法、知法、入法，離諸狐疑，不由於他，入正法、律，得無所畏。即從坐起，整衣服，合掌白佛：「世尊！我今可得於正法、律出家、受具足，得比丘分耶？」

佛告尸婆：「汝今得出家.....」如上說，乃至「心善解脫，得阿羅漢。」

(CBETA, T02, no. 99, pp. 252c12-253a26)

《別譯雜阿含經》 (212) 卷11：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

爾時，尸蔔梵志往詣佛所，問訊已訖，在一面坐，而作是言：「瞿曇！若有婆羅門作是說：『隨所作業悉是過去本所作因，於現在世，所作諸業，能增過去不善之因。現在之世，若不造業，則能破壞生死之橋，四流永絕，更不流轉。以業盡故，苦亦得盡，苦盡則苦邊際盡。』」瞿曇！此事云何？」

佛告尸蔔：「如汝所言，彼諸沙門、婆羅門等作如是說：『隨所造業，悉是過去本業因緣，乃至盡苦邊際。』若如是者，以何因緣於現在世而有種種1)風、2)→5)冷病等四大增損 (2膽、3痰、4等分/集合、5時節=「四大增損」?)。若如是者，6)為自所作？7)為他所作？」

尸蔔白佛：「他之所作。」

6)佛告尸蔔：「云何自己所作？」常拔鬚髮，或舉手立，不在床坐。或復蹲坐，以之為業。或復坐臥於棘刺之上，或邊椽坐臥，或坐臥灰土，或牛屎塗地，於其中坐臥。或翹一足，隨日而轉，盛夏之月，五熱炙身，或食菜，或食稗子，或食舍樓伽，或食糟，或食油滓，或食牛糞。或日三事火，或於冬節凍冰褫體。有如是等無量苦身法，是名自己所作。

7)云何名為從他作苦？」為他手足，及以力杖、瓦石打擲，如是等苦，是則名為從他得苦。一切世人，四大增損，或為風冷而起是患。如是等患，現所見事，云何彼諸婆羅門等，若作是見，言以此故，能盡苦際，即是自作過咎。如是等咎，一切世人，皆共知之，彼自虛說。

8)以五因緣故，能令身心受諸苦惱。何等為五？」所謂貪欲、瞋恚、掉悔、疑，如斯五法，能令眾生現在之世身心苦惱。復有五因緣故，於現在世，能令身心常得快樂，不受苦惱。何等為五？所謂能斷貪欲之心，則於現在，能令身心受法快樂。何以故？以有貪欲、瞋恚、掉悔故，能令眾生受諸苦惱，若能斷除，則受快樂，無有憂患，是故應當斷除如是貪欲、瞋恚、掉悔。若斷除者，無熱無惱，不待時節，當得解脫，必趣涅槃。尸蔔！是名現在所得法。

復有現前所得法，所謂正見、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志、正念、正定。」

說是法時，尸蔔梵志遠離塵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既得道已，即整衣服，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唯願如來慈哀憐愍，聽我出家。」如來即聽出家，既出家已，於空靜處，慇懃精進，得阿羅漢。」(CBETA, T02, no. 100, p. 452b4-c16)

* 見2附件

- 1· 帕奧老禪師回應：今生貧窮、多病的果報，跟過去世有關嗎？
- 2· 菩提長老回應：「隨緣銷舊業」

八因與止觀成就

一、增支部 (AN 4.87) 《兒子經》 (putta-suttam) :

87. “Cattārome bhikkhave, puggalā santo saṃvijjānā lokasmiṃ. Katame cattāro? Samaṇa-macalo, samaṇa-puṇḍarīko, samaṇa-padumo, samaṇesu samaṇa-sukhumālo.

諸比丘！這四種人正存在於世間，是哪四種？不動沙門（有學）、白蓮沙門（慧解脫）、紅蓮沙門（俱解脫）、於沙門中的精緻/美妙/柔軟沙門（如佛陀）。

Yāni kho pana tāni vedayitāni pitta-samuṭṭhānāni vā semha-samuṭṭhānāni vā vāta-samuṭṭhānāni vā sannipātikāni vā utu-pariṇāma-jāni vā visama-parihāra-jāni vā opakkamikāni vā kammavipākajāni vā, tāni me na bahudeva uppajjanti. Appābādhoham-asmi. Catunnaṃ kho panasmi jhānānaṃ ābhicetasikānaṃ diṭṭhadhammasukhavihārānaṃ nikāmalābhī akicchalābhī akasiralābhī, āsavānaṃ khayā anāsavaṃ cetovimuttiṃ paññāvimuttiṃ diṭṭheva dhamme sayāṃ abhiññā sacchikatvā upasampajja viharāmi.

〔於沙門中的精緻/美妙/柔軟沙門：〕 凡那些受是膽等起，或痰等起，或風等起，或集合的，或時節變化所損，或不等姿勢所損，或突然來襲的，或業異熟所損，那些我不多生起。我是少病者。我是四禪的增上心者、現法樂住者，已輕易獲得者、不難獲得者、容易獲得者，我必定於現法中以自己證智作證後具足住於諸漏滅盡、無漏的心解脫、慧解脫。

(四沙門：參見長部33《等誦經》50.四人，《人施設論》29.四人。)

**AN-a 4, 2. dutiyapaṇṇāsakaṃ, (9) 4. macalavaggo,
7. Putta-suttavaṇṇanā 增支部 (AN 4.87) 《兒子經注》
sannipātikānīti tiṇṇampi sannipātena nibbattāni.**

「集合的」：已經歷了由〔膽、痰及風三者〕結合所生。

utu-pariṇāmajānīti utupariṇāmato atisītātiuṇhaututo jātāni.

「時節變化所損」：由時節變化所損，因太冷、太熱時節生起。

visama-parihārajānīti accāsanātiṭṭhānādikā visama-parihārato jātāni.

「不等姿勢所損」：由於太過坐 (accāsana [ati+āsana])、太過站 (atiṭṭhāna [ati+ṭṭhāna]) 等不均等姿勢生起。

opakkamikānīti vadha-bandhanādi-upakkamena nibbattāni.

「突然來襲的」：由於處罰、捆綁等攻擊發生。

kammavipākajānīti vināpi imehi kāraṇehi kevalaṃ pubbe kata-kamma-vipāka-vaseneva jātāni.

「業異熟所損」：除了這些因，〔剩餘的〕就是由先前已作業異熟的生起。

一、增支部 (AN 4.87) 《兒子經》 (putta-suttaṃ)

二、增支部 (AN 5.104) 《柔軟沙門經》 (samaṇa-sukhumāla-suttaṃ)

三、增支部 (AN 10.60) 《基哩曼難陀經》 (girimānanda-suttaṃ)

四、增支部 (AN 10.108) 《醫師經》 (tikicchaka-suttaṃ) 膽、痰、風病

五、增支部 (AN 10.109) 《吐藥經》 (vamana-suttaṃ) 膽、痰、風病

六、KN Mil, 4. meṇḍakapañho, 1. iddhibalavaggo, 8. Akusalacchedana-pañho

七、KN Mil, 5. anumānapañho, 3. vessantaravaggo, 6. akālamaraṇa-pañho
非時死與時死

八因與死時、非死時

Khuddaka Nikāya, milindapañhapāli,

5. anumānapañho n, 3. vessantaravaggo, 6. akālamaraṇapañho

《彌蘭王問經》：

aṭṭhavidhena, mahārāja, sattānaṃ kālaṅkiriyaṃ hoti, vātasamuṭṭhānena
pittasamuṭṭhānena semhasamuṭṭhānena sannipātikena utuvipariṇāmena
visamaparihārena opakkamikena kammavipākena, mahārāja, sattānaṃ
kālaṅkiriyaṃ hoti.

大王！由八種因為有情的死：由風等起、由膽等起、由痰等起、由集合、由
時節變化、由不等姿勢、由突然來襲的、由業異熟。大王！是為有情的死。

tatra, mahārāja, yadidaṃ kammavipākena kālaṅkiriyaṃ, sā yeva tattha
sāmayikā kālaṅkiriyaṃ, avasesā asāmayikā kālaṅkiriyaṃ.

大王！在那裡就只有由業異熟死是時死，剩餘為非時死。

《瑜伽師地論》卷86：

又聰慧者有十種相，當知具攝諸聰慧相：

1 謂成就俱生慧故。

2 又成就方便聞、思、修所成慧故。

3 又成就故，無動搖故，善思所思，善說所說，善作所作。

4 又能自依己所有性，未嘗為命依附於他。

5 又有所求，無不安樂。

6又有所求能依正行，皆悉以法，不以非法。
7又自所宜資產眾具，能正防守，不令散失。
8又觀過患而受用之。
9又於病緣所有醫藥，觀察思擇，然後服行。
10又能善避非時死緣。
如是十種聰慧者相，當知具攝諸聰慧相。
(CBETA, T30, no. 1579, pp. 782c21-783a2)